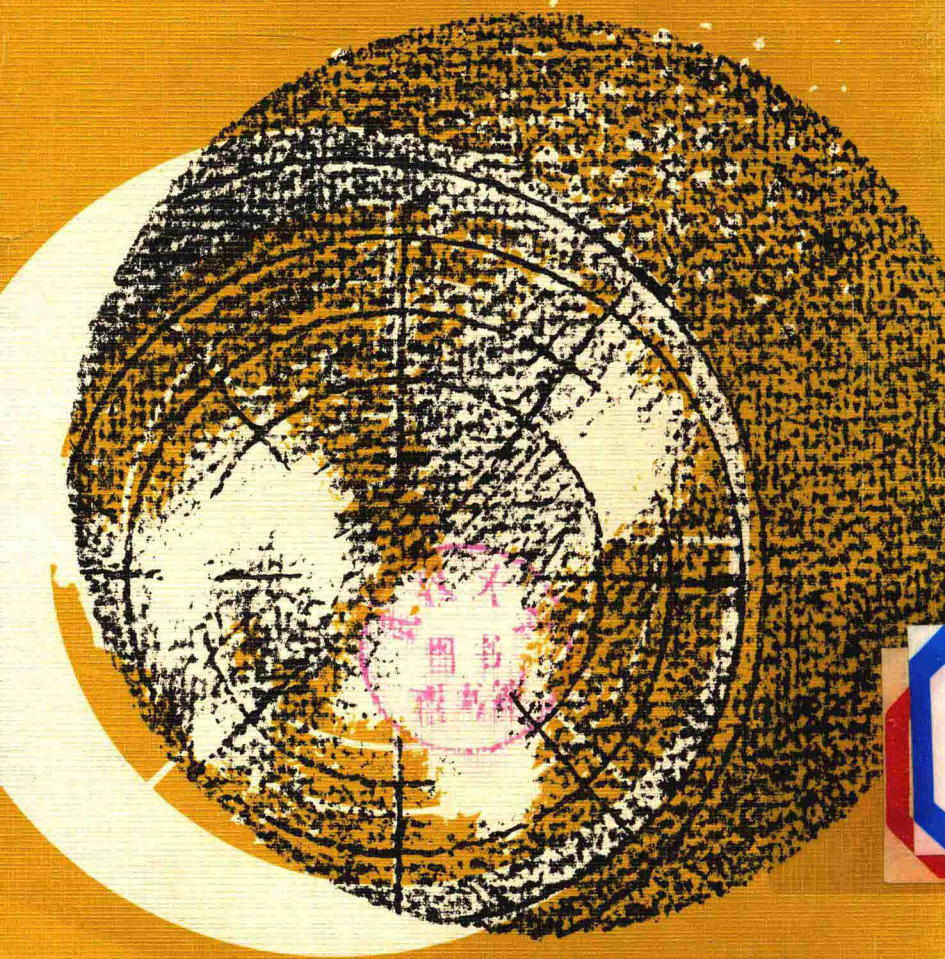


國際問題叢論

著 賴景瑚



中國時報印行

■ 賴景瑚 著 ■

國際問題論叢

國際問題論叢

定價：每冊新臺幣二十元

著者：賴景瑚

出版及
發行者：中國時報

臺北市中華路四十九號

印刷者：海天印刷廠

臺北市中華路一〇四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版

序

馬彬

賴景瑚先生絡繹發表於本報述論國際問題專欄之作，理明辭快，久爲讀者所歡迎，近輯爲「國際問題論叢」一集，囑余撰序，因爲介述，並汎論之。

一般的新聞報導的初步要求，是迅速和翔實；但論述時事的文章，要求却很多，就國際問題而言，首先是據通訊社或廣播報導爲本，而這個「本」，一般人會同時知道，故時論的作者，必需把自己滲透在新聞中，在知事態、明形勢之餘，析述條理，觀察發展；然後論斷利弊，結其後果。因此，要寫好一篇論述國際時事的文章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，經常寫得好，自然更加難了。然而賴景瑚先生却是經常寫得好的國際問題的評論家。

賴先生名璉，景瑚是他的字。在當代，賴氏可說是極少見的經歷繁富的新聞記者之一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初期，他擔任京報的總編輯，後來，轉入黨政工作，在政府中的職位是教育部次長，後來轉任國立西北大學校長。行憲後又當選立法委員。及隨政府播遷來臺灣後，不久赴美。考取聯合國秘書處中文部主任職位，過去

將及二十年的長時間，賴氏服務於聯合國秘書處。他所處的地位，對國際問題接觸面之廣，當可想及。賴氏本爲文人，又是新聞記者出身，爲學不倦，對時事的關心，亦不改其早年當新聞記者時代。在他服務聯合國秘書處時，經常利用假期，週歷世界各地，那不僅是爲遊覽，而是親身觀察和體歷世情，增長聞見，充實自己。

當年，賴氏自稱他的週歷各地所作文字，一爲「遊踪心影」，一爲「漫遊散記」，但賴氏所作，實在不同於一般的遊記，除了訪古尋勝，采風問俗之外，於時情世態，甚至歷史文物，多有着意。譬如，今日中東問題如火如荼，而賴氏一九五九年夏季第二次作環球旅遊前，於紐約辦簽證時，以欲訪以色列即不能去任何阿拉伯國家一事，着意中東問題，賴氏爲文有云：

「我因爲要多看幾個阿拉伯國家，在這樣的情勢下，只有放棄以色列之行。可是，我對它那樣短小精悍，那樣奮發有爲，仍然心焉嚮往。將來再作中東之遊，一定專程去訪以色列。」

這是一九五九年所寫的文章，但一九六七年以阿六天戰爭，自那時的賴氏筆下，已可略窺其漸了。

我引十多年前的一段舊文，用以說明賴景瑚先生看事的卓識，同時，也表明我

自己對賴氏文字的喜愛——隨手可以找到他十年前所作而予引用。

在此，又有了時間性問題，一般評述時事的文章，時過，就沒有可看的價值，但是，一個有深度又有文采的作者所作就不同了，在當時是時評，在過後可作為史論觀，不會因與時聯繫而隨時俱逝的。賴景瑚先生的國際問題專欄，就有這樣的價值，他在中國時報所寫的專欄，每篇都是殫智竭慮之作，他敘事簡明，論析精到，評斷時有自己的立場，沒有不負責的所謂「客觀」的風涼話。但亦不為本身主觀所拘泥。這是非常難得的，也是特別要向各位讀者推薦的。

我相信，凡是讀過賴先生專欄的讀者，都會有深刻印象。我是賴先生文章的一個讀者，也是他的朋友，在作此序時，我念我友，我思我友之文，在年代交替的時節，紐約奇寒，市內積雪盈尺，而賴氏泚筆為文作信，一如常日，其精力的充沛，作為朋友與讀者，至引為喜。

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、香港

國際問題論叢

賴景瑚著

目錄

序言

中國語文在美國·····	一
戴高樂日暮途窮·····	九
一個大帝國的毀滅·····	一八
第二戰場與第五縱隊·····	二八
詹森的煩惱·····	三七
震撼美國的兩件大事·····	四五
蘇俄的噩夢·····	五四
動亂時代的動亂青年·····	六四
一個神話的幻滅·····	七五

頁數

双十看世局·····	八四
蘇俄、捷克、北約組織·····	九五
火藥庫裏玩火藥·····	一〇三
華盛頓迎新送舊·····	一一三
邊打邊談的越戰·····	一二四
加拿大與中美關係·····	一三三
兩個德國和歐洲·····	一四一
美國、歐洲、自由世界·····	一五〇
學潮澎湃在美國·····	一五七
科學的功能與恐怖·····	一六六
美國外交政策一瞥·····	一七二
包藏禍心的美共·····	一八二
S D S 是甚麼東西·····	一九一
蘇俄的掙紮和掙扎·····	二〇〇
從美國看日本·····	二〇九

尼克森的興奮與煩惱·····	二一八
甘迺迪王朝的結束·····	二二六
三十年前的舊血債·····	二三六
史達林女兒的新著作·····	二四四
拉丁美洲的困擾·····	二五二
美國的危機·····	二六一

中國語文在美國

——聯合國和中國語文發展

到處都有中文班

有一天，我和一個朋友在紐約乘公共汽車，一路東拉西扯的聊天。他說的是上海官話。我講的是不太純正的國語。忽然我們座後的一個美國少婦，輕拍我的肩笑道：「你們的秘密我全知道了。上海話和北平話我都聽得懂。」

是的，今天在美國大城市的熱鬧場所，你如果要和人家說中國話，一定要當心旁邊有人發現你的秘密。因為「老番」、「洋鬼子」、「這個女人很漂亮」、「那個小伙子真討厭」，這一類的閒談，一二十年前說出來，不會有人明白你的意思。現在情形變了。過去曾在遠東當過兵或做過買賣的，目前正在學校裏研究遠東語文的，幾乎到處可以遇見。他們能夠聽懂你的話，甚至可以說出比你所說的還更標準一點的國語。

這幾年，美國許多著名大學都設有中國語文的科目。中國學人從事中國語文的講授，一天多過一天。美國政府也在多方鼓勵美國青年學習中國語文，不但軍方早已成立東方語言學校，就是公立的中等學校，也有很多開有中文班的。「美國之音」經常用中文作廣播。中國語文真是在美國走紅運了。

你要問這是甚麼緣故呢？有人說：美國勢力擴張到亞洲，它因而注重中國語文。有人說：美國要對付中共的侵略和宣傳，所以非學中國語文不可。也有人說：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，現已認識中國今後在世界的重要性，要了解中國，便要先了解中國語文。這些，都各有其相當的理由。但是，這問題錯綜複雜，並不是幾句簡單的話可以解答。在許多因素當中，聯合國的組成和運用，的確也是推進中文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。

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。中國語文當然是全球用得最多最廣泛的。照常理言，中國語文早就應該和英法文取得同等的地位。可是，一國文字的盛衰，常常依其國勢強弱為轉移。百餘年來，中國在政治上、軍事上、經濟上、文化上，歷受帝國主義的侵凌。所以，中國語文也就得不到別人的重視。若干年前，西方國家除了少數所謂漢學專家外，幾乎沒有人知道中文是甚麼東西。就是在華傳教的或經商

的西方人，也都不肯或不屑去學習這個歷史悠久、文化背景優越的中國文字。

國際會議用中文

二十多年前，聯合國一成立，便規定中文爲五種法定文字之一——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和西班牙文爲其他四種。中文於是在國際上奠定了它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地位，也就產生了它對世界各方面的影響和意義。我們今日展閱聯合國各種決議和其他重要文件，以及二十年來的許多國際條約，就可以知道中文和英、法、俄、西等國文字，一樣的具有法律的效力，和政治性的重要意義。我們進紐約聯合國大廈，到處可以看見中文書籍報章，到處可以遇見當翻譯或傳譯的中國人。（用筆譯的稱翻譯，用口譯的稱傳譯）。

每年秋季舉行的聯合國大會、安全、託管、經社等理事會、以及其他性質不同的大小國際會議，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參觀。我們一入會場的旁聽席，就可以在耳機上聽到五種法定文字的傳譯。那聲調鏗鏘、清脆悅耳的國語，一觸及我們的聽官，我們便會立刻感情激動，不但知道這是我們親切的「祖國之音」，而且覺得異常快慰和榮幸。

以前，有人責備我國代表團，說他們在會議中好講英文，而不肯用中文。這等於放棄我們既已獲得的權利。現在，這種現象已經糾正了不少。每屆大會開幕，中國首席代表或外交部長作政策講演，一定朗誦事前準備好的中文稿，再由傳譯員譯成英、法、俄、西等文。不過，在安全理事會及各種委員會，我們的出席代表，爲着會場應付的迅速及緊急辯論的方便，有時不得不直接用英文發言。這是迫於環境需要而採用的權宜辦法。他們的苦衷是可以了解和原諒的。

代表團與中文組

事實上，我國代表團對於中文使用的爭取，確曾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也得了相當的結果，我們平日讀報紙，只知有名的代表，每年爲着代表權問題，折衝樽俎，而不知代表團裏還有若干無名人士，參加許多名稱雖不響亮，關係却很重要的委員會（如決定聯合國預算的第五委員會）。他們對中文使用，爭持最力，獲勝最多。今日中國語文能在聯合國及國際會議，得到廣泛的採用及普遍的重視，雖有許多原因，但是，這班人孤軍奮鬥的功績，也是不可埋沒的。（一九六八年便有以下四個重要國際會議，中文和英法俄西等文並用：①新德里舉行的貿易發展會議，②德黑蘭

舉行的人權會議，③維也納舉行的條約法會議，④日內瓦舉行的非核子武器國會議。

聯合國秘書處設有規模龐大的中文組。這裏有七十多位翻譯、審校、繕校人員，每天孜孜不倦的，把各種重要文件變成中文。大部份文件都是譯自英文。也有一部份用俄西文件作參考。他們都是富有譯述經驗，經過嚴格考試而後錄取的專門人才。由於聯合國文件性質的複雜，所以，這些專門人才，也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社會、科學、工程各方面。

這些中文文件用的都是很普通的語體文。但是，一般條約或法律條文，爲求言簡意賅，常用相當通俗的文言文。看不慣這類文體的，會覺得它洋文味道太重，讀起來有點生硬。胡適之先生曾對我說：「我不如直接看原文」。他忘記大多數讀者並不是都能看懂英文的。事實上，這種聯合國型的中文，看多了也就認爲順理成章，大部份尙能適合嚴復先生所說的「信、達、雅」的三個條件。

旁徵博引的翻譯

由於中國語文和西方語文有很多根本不同的地方，名辭的研討和厘訂，乃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。中文組設有一位名辭專家，負責審核及編製許多新奇的，或修改的，或因學科進步而隨時增加的各種名詞。他要博覽羣書。他要參閱很多詞典、地圖、和枯燥乏味的法律條文。有時爲了一個包含兩三字的名稱或五六字的短句，他會勞心焦思的去搜索自己的枯腸，或旁徵博引的去諮詢他人的意見。中文組把這一類的成果，編成詞彙，每年印行若干次。這對翻譯工作的貢獻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包括中文的五種法定文字，聯合國秘書處分別設有夜間補習班，每週授課兩次，每期約三個月，五期完畢。畢業的學生可以作普通會話，寫簡單短文，閱覽一般書報。此外，又有兒童中文補習班。這是專爲華籍職員子弟學習中文而設立的。他們週末上課半天，用的標準國語，辦理多年，卓著成績，很受各方面的歡迎。

聯合國除華籍或另外其他各國人士，也有不少人，或諳中國文字，或懂中國語言。日本人幾乎人人能讀中國文件。老一點的俄國人，有的生長於海參威、哈爾濱一帶，能說帶有東北口音的國語。其中有一位，且能和中國同事，喝酒、猜拳、打通關。蘇聯代表團及匈牙利代表團，也有人能說相當純正北平語。蘇俄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向是毫不講理的敵視我們的。可是他們的首席代表費德林柯，自幼就研究中

國文字的構造及沿革，現在還能說一口清脆動聽的國語，好像是在北平生長一樣的。聽說他每天要費幾個鐘頭，去讀包括「說文」「爾雅」一類的中國書籍。這大概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事。

數典忘祖的一羣

當中國語文在美國如此走紅的時候，有一個不可理解的奇怪現象，發生在這裏的一般中國知識份子的家庭，那便是他們的兒女，大多數不讀中文，不講國語，甚至父母和兒女談家常事，也非用英文不可。我與其怪這班兒女幼稚無知，毋寧責備他們的父母數典忘祖。因為在經商做工的華籍社會中，他們無論在美居留幾代，他們一定教兒女讀中國書，在家裏也一定說家鄉話。可見這並不是不可能或做不到的事。我會對一位有知識的朋友說：「我們縱不談對祖國的敬愛，僅把中文當作世界上的重要語文，就讓你的兒女多學一種語文，難道不也是很寶貴的收穫嗎？」我又一次對一個不說中文的中國青年說：「你的爸爸靠翻譯中文謀生，而你居然不說一句中國話。這豈不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諷刺麼？」

所以，我在這裏談中國語文在美國走紅運，有樂觀的一面，也有矛盾的一面。

不過大體說來，我們仍然覺得前途是充滿希望的。我們今日倡導文化復興，更應該把中國語文發揚光大，既要在聯合國永遠保持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，也要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，爭取它與英法俄西等國文字的同等地位。（一九六七、一二、二八於紐約）